|  |  |
| --- | --- |
| 课题：修身之道——文质彬彬 | |
| 教师活动 | 学生活动 |
| 语源：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.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（《论语· 雍也》） | 今译：孔子说：“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,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,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,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。” |
| 导读：大而言之,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,“质”是指人类朴素 的本质,“文”则指文化的累积.那么,“质胜文则野”就是指人没有文化,就会像原始人一样粗野,落后.“文胜质则史”就是指 文化过于发达后人类失去了原来朴素的本质,显得虚浮而没有根 基,所以要“文质彬彬”,文化的发展要与人类的本质相适应,相协调。  小而言之,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理解,“质”是指质朴的品质, “文”则是指文化的修养.那么,“质胜文则野”就是指一个人没 有文化修养就会很粗俗；“文胜质则史”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 会显得像个酸秀才,书呆子,注重繁文得节而不切实际.所谓 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就是典型的“文胜质则史”,忘了做人的根本. 所以要“文质彬彬”,既要有文化修养,又不要迷失了本性,只有 这样,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。  广而言之,“文质彬彬”还可以从写作、艺术、审美的内容和形式、内在美与外在美、质朴与文饰等各个方面来力.以理解和发 挥,从而使“文”与“质”成为一对内涵丰富而外延广泛的范畴得到深入研究。 | 谈谈生活中自己的言行，是否做到了“文质彬彬”。  小组讨论：从现在起，如何才能成为“人中君子”？（从言行和点滴做起） |
| 谈古论今：一、文质彬彬说唐代：胡人将领上马能带兵，下马能吟诗  唐的文质彬彬，起源于[唐太宗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tangtaizong5153/)时代。高祖时一方面是武装斗争扫平天下，一方面欣赏[隋文帝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suiwendi4945/)，亦步亦趋。而从北周到隋朝，不仅统治者的最高层原本属于一个集团，武力应对天下的主流思维从来没有放弃。隋朝的短命与秦朝的短命有异曲同工之处，都是过分迷信武力。这种习惯是[唐太宗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tangtaizong5153/)时代放弃的。[唐太宗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tangtaizong5153/)听从了[魏徵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weizuo20784/)的建议，以德化民，行王道路线。贞观四年，唐朝灭亡东突厥，各项政策也开始见效，[贞观之治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history/zgzz5173/)的良好局面开始呈现。然而，贞观遗产，不仅仅是优异的治理天下的政绩，还有文质彬彬的时代精神。唐[太宗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taizong22469/)是一位武力打天下的皇帝，他一直很自豪在创业帝王中，真正亲临战场的只有他自己和[汉光武帝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hgwd19293/)，而[光武帝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guangwudi3993/)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年龄整整比唐[太宗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taizong22469/)大了十岁。年轻时的尚武习惯有利于唐[太宗](http://data.tiexue.net/person/taizong22469/)的[军事](http://www.tiexue.net/)活动，而当上皇帝以后，唐太宗成为最热衷读书的人，手不释卷，孜孜以求。他的家教有利于他的艺术追求，对音乐很精通。于书法，他更有自己独特的心得。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阅读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，强调读书润身，他甚至时常后悔年轻时没有早点开始读书。《全唐诗》留下了一些唐太宗的诗歌，由此我们得知他的一些文学观察。“晚烟含树色，栖鸟杂流声”，在落日入西山的时候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，可见他的观察细致入微。他也跟许多诗人一样，珍惜生命，伤春悲秋。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唐太宗还写过宫体诗，可惜没有留下来，否则也会给我们提供认识唐太宗的又一个角度。然而，就是同一个人，在战场上率队冲锋，出生入死，身体矫健，反应敏捷。唐太宗是文武兼备的皇帝，他就是文质彬彬的代表。  （二）服饰要合“礼”：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  当代中国人的服饰观，应该说与中国古人已相距甚远，数千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，就一个民族，而且长期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来说，仍然或多或少地遗留着古人的着装观念，这在许多着装意识和行为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。  孔子认为什么样的着装，符合其“文质彬彬”的标准呢？《荀子·子道篇》中记述这样一件事，“子路盛服以见孔子，孔子曰：‘由，是裙裾何也？……今女衣服既盛，颜色充盈，天下且孰肯谏女矣？由！’子路趋而出，改服而入，盖犹若也。孔子曰‘志之，吾语女。奋于言者华，奋于行者伐，色知而有能者，小人也。’”孔子意思是：你的衣服华丽，又满脸得意的神色，天下有谁肯向你提意见呢？于是子路起身出去换了一身合适的衣服回来，人也显得谦和了。就此，孔子给子路讲了一番道理。  汉代刘向《说苑·修文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。孔子带着弟子去访问子桑伯子。子桑伯子既不戴冠，也不穿会客的衣服。孔子弟子说：夫子为什么要来见这样一个人呢？孔子说，这个人质美而无文，我要说服他，让他文起来。孔子走了以后，子桑伯子的门人问：先生为何要见孔子？子桑伯子说：这个人质美而文繁，我要说服他，使他去掉文。这个故事好像不是出于儒家弟子之口，有些借道家服饰观去贬低儒家的意思，但也从另一个层面，为我们提供了孔子对服饰美的评判标准。  总之，儒家强调“中庸”，孔子以为服饰要合乎“礼”的要求，只有着装适度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，也才能符合社会规范。这种“中庸”思想反映在当代人身上，就是我们在着装上长期以来不敢标新立异，惟恐引起麻烦，或破坏同事关系，甚至影响了事业的发展，在这一点上与西方人有明显区别。当然，社会在前进，年轻人受此束缚的成分正在减少，中年人也从心有余悸中逐步解放出来。 |